

中国京剧史上“首席女老生”，被盛誉为“梨园冬皇”

她有着倾城倾国之貌，她在舞台上翩若惊鸿
她经历了爱情的百转千回，浴火重生，成为承续余派衣钵的一代宗师
她同时又是有着男子的英气和傲骨的传奇女子

唱不尽的锦瑟流年—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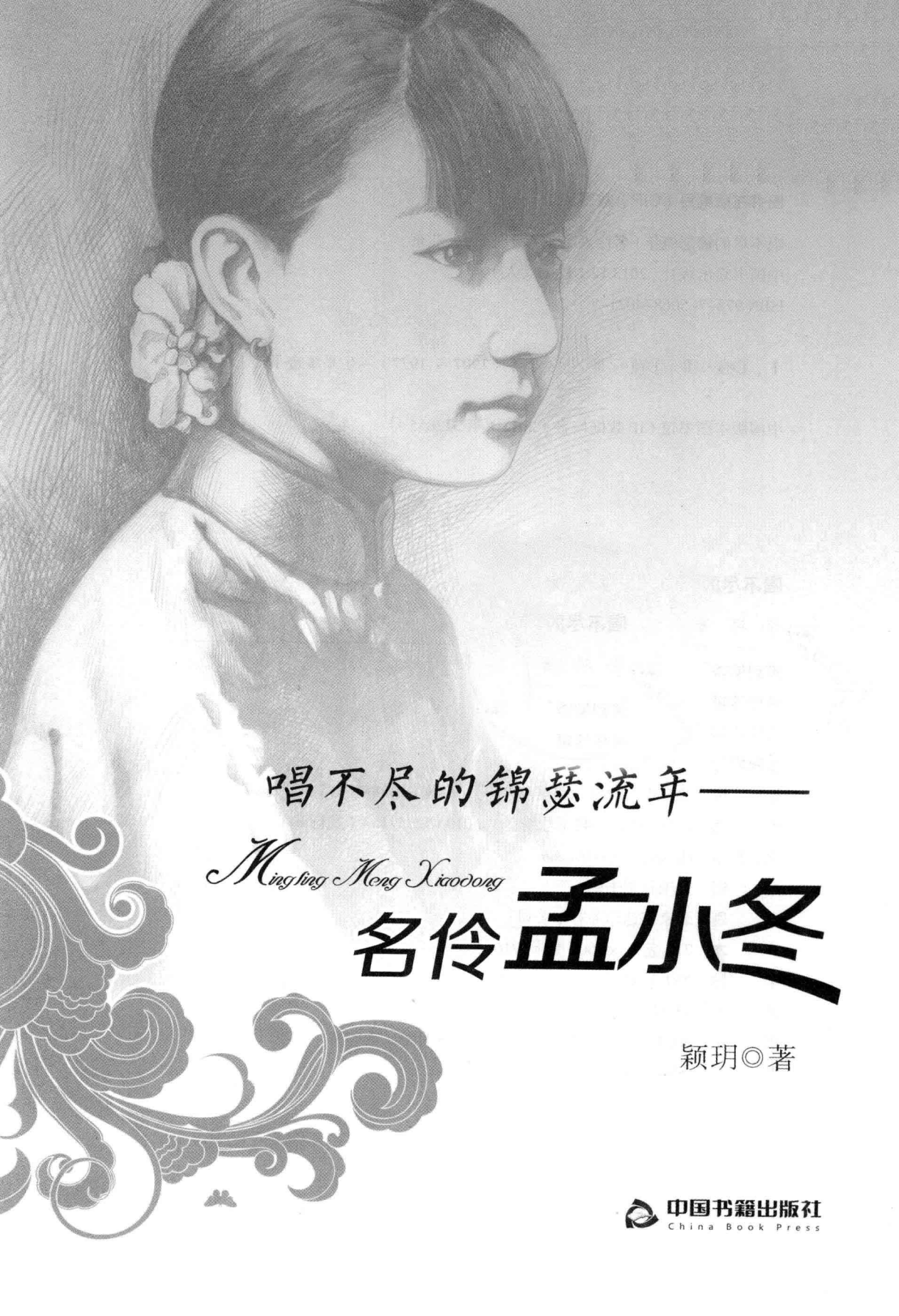
Mingling Meng Xiaodong

名伶孟小冬

颖玥◎著



中国书籍出版社
China Book Press



唱不尽的锦瑟流年——

Mingsing Meng Xiaodong

名伶孟小冬

颖玥◎著



中国书籍出版社
China Book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唱不尽的锦瑟流年 : 名伶孟小冬 / 颖玥著 . — 北京 :

中国书籍出版社 , 2013.12 (民国女人)

ISBN 978-7-5068-4021-7

I . ①唱… II . ①颖… III . ①孟小冬 (1907 ~ 1977) — 生平事迹 IV . ① K825.7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312855 号

唱不尽的锦瑟流年——名伶孟小冬

颖 玥 著

策划编辑 武 斌 陈 武

责任编辑 刘文利 刘 娜

责任印制 孙马飞 张智勇

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(邮编 : 100073)

电 话 (010) 52257143 (总编室) (010) 52257153 (发行部)

电子邮箱 chinabp@vip.sina.com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
字 数 220 千字

印 张 13.25

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068-4021-7

定 价 26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换你一生浅吟低唱

民国芳华，十里红场。惊艳绝世的人物璀璨如星芒。终我们一生都无法阅尽他们在人间的三寸天堂。

孟小冬，是其中多么耀眼的一位。她的绝代风华，她的颠沛流离，她的孤苦无依，她的爱恨茫茫，都如同一点眉心的朱砂，疼痛了十年琵琶。她的掌纹永远烙印着三位男子的名字。余叔岩，她是他最得意的弟子；梅兰芳，她是他的第三位妻子；杜月笙，她是他的五姨太。属于她自己的名字，只有一代“京剧老生冬皇”，被人心心念念了数十载春秋，最终，消散于那一丝轻狂，和一缕情致之中。

生于寒冬的你，恰如一株寒梅，绽放在荒凉的旷野之上。风烟萧索，红尘苍茫。你从不愿为了附和春日的暖阳而改变自己季节的流转，幽幽梅魂，傲雪迎风，遗世而独芳。你这般逆着光，也要灿烂夺目，仿佛用尽了一生的力气。可是之后呢？爱过了，恨过了，痛过了，终是一场空。如何面对被那凄风苦雨摧残的身体，被夜月朦胧浸染枯黄的心？是不是真的只能独自飘零，终其一生，无人照应。

一瓣寒梅，等不到春来的东风。可是你曾经点缀了多少人荒芜的生命。

也许你只是九天的仙灵，一入凡尘，必有劫难。此行莫恨天涯远，风雨兼程满落花，可是没有星星，也没有车马，你只能走路回家。

幸好梅花的颜色，不会记得你的业障。碧桃在天上人间栽和露，和你一样，

从来都不是凡花数。乱山深处水萦回，可惜一枝如画，为谁开。你爱上的阳光只在晨曦一瞬和你互相照耀，爱上你的清风却日夜将你怀抱，也许你只是为自己绚丽妖娆，余生都付与飘摇。

如同匡匡呢喃那般：“我一生渴望被人收藏好，妥善安放，细心保存。免我惊，免我苦，免我四下流离，免我无枝可依。但那人，我知，我一直知，他永不会来。”小冬，你的那人来了吗？我希望你生命中如流水般来去的人们，终有一人会在流年萍聚之后，驻足停留，生长在你的心里，冬挡暮雪，夏遮凉荫，一年花事，尽在其中。

不知若是褪去凤冠霞帔，卸了胭脂水粉，人间丽景是否依旧如常，带一丝感动，也带一丝寂寞。只可惜人间颜色为素锦，霜一般冷艳，水一般淡漠，孤灯玉虫暗，素宣青墨枯，毫无铅华可言。

也许时光，会老旧成殇，老到无际的桑田，幻成大海苍茫。老到记忆的铜锁爬满青锈如霜，而你的轮廓模样，在红尘滚滚中依旧清晰如常。

不管岁月塑造一个怎样的你我，这些美好纯净的故事会永远温馨。

相遇或是天意。相遇时，彼此只轻轻点头或者微微一笑，你依然前行，我也依然前行。终究有一场感同身受的轮回梦殇，遍山河苍茫，墙头马上遥相顾，一见知君即断肠。就让我以半世风霜，换你一生浅吟低唱。

—
目
录
—

曲是一声东风不如归
——
第一本

- 第一折 昨夜梦回几番情 // 002
第二折 冬临伊人如芳兰 // 006
第三折 梨园朝露待日晞 // 014
第四折 皓齿明眸惊四座 // 021

你是咬夜清月临人间
——
第二本

- 第一折 三逢锡城烟雨中 // 028
第二折 众里寻她千百度 // 035
第三折 春风得意马蹄疾 // 045
第四折 一鸣冠盖满京华 // 053

爱是无限心事与谁说
——
第三本

- 第一折 此曲只应天上有 // 062
第二折 倾城倾国一双人 // 069
第三折 良辰美景奈何天 // 080
第四折 我负人抑人负我? // 100

梦是朝暮轮回一场空
第四本

- 第一折 青山依旧笑春风 // 114
第二折 余韵凝晖且悠长 // 122
第三折 心丧无以报师恩 // 129
第四折 广陵绝唱辞冬皇 // 137

生是红尘悲欢尽缱绻
第五本

- 第一折 当时只道是寻常 // 146
第二折 此情无关风与月 // 156
第三折 只当漂流在异乡 // 169
第四折 天尽何处有香丘 // 181

念是朝朝暮暮空回响
附录

- 附录一 孟小冬年表 // 194
附录二 冬皇遗音 // 201
附录三 参考书目 // 202

跋 // 204

第一本
曲是一声东风不如归



第一折 昨夜梦回几番情

世间的一切不过只是记忆。这一刻的痕迹，成为下一刻的回忆；这一世的眷恋，成为下一世的梦境。我们存在过的痕迹，究竟是那些无人角落里尘封的物件，抑或发黄照片上模糊的身影，还是几番梦回、无法抹去的缥缈情怀？

屋外的银杏翠了又黄，映着卷帘屋内的喜怒哀乐，寂静无声。天边的银月圆了又缺，照着苍茫世间的悲欢离合，默然不语。过往的澎湃与寂静，缠绵与绝望，生离与死别，是否就隐藏在身旁一池莲荷的绽放欢颜上，失落于那灰砖延绵青苔的潮湿光阴里。一世等待，轻抚着虚华的尘烟，错落的流年，期待着一首永远不会老去的歌。

行走在古城季节流转的岁月里，胡同斑驳的粉墙，映出前朝故梦的浮光掠影。润物无声的轻雨，沁在延绵又古旧的黛瓦上，滴穿一地柳影花荫的深深记忆。门掩西风，桥横木影，脉脉不得语的薄雾，凝结成屋檐曲廊上的一层凝霜。夕阳西照，余晖穿过古旧的城墙，穿过苍郁的梧桐香樟，穿过布满青藤的幽窗。一位归人，一柄竹伞，一抹斜阳。

时间流转过宿命的齿轮，遮盖住纷繁的尘世，时过境迁，沧海桑田，却早已物是人非了。我们仍在固执地寻觅，在千里云天外，在红尘梦醒处，在水墨青花边，努力分辨着，似乎这样就能听闻寒鸦凛冽的夜啼，依稀可见故人淡淡的眉目。仿佛可以按图索骥，找到尘封已久的书卷，相逢落于杯中的流霞。我

们自以为失落的东西，也许就在这寻寻觅觅当中，重新鲜活了起来。

时光已老而又老，像远处泛黄的弦索声声。一个听来稚嫩清净的声音，唱着与她年纪不符的词句，“朝云暮卷，云霞翠轩，雨丝风片，烟波画船，锦屏人忒看得这韶光贱。”她的小小年纪不知唱词的意思，带着一份向大人邀功的隐约骄傲与期待，欢喜地唱着“忒看得这韶光贱”。闻之惊心。

年少的我们从不觉白驹过隙、时光飞逝，固执地坚信年老离我们太过遥远。那时的我们不会相信世事无常，不愿相信有情人也难成眷属，不忍相信我们无法达成所有的念想，只能在安稳的尘世里，做着醒不来的凡人梦。及至暮年将暮，再长叹一声，醉卧红尘三百里，遥忘繁华一世情。原来寻寻觅觅，走走停停，相逢相笑，为雨为云，竟然就是一生了。

听见一支曲，名叫《折子戏》。“你穿上凤冠霞帔，我将眉目掩去，弦索胡琴不能免俗的是死别生离。”蓦然地想起了那样一位女子。

孟小冬，倾城倾国之姿，行走于梨园舞台上，扮的不是青衣花旦，却是那黑须老生。名震大上海，冠盖满京华，有着“梨园冬皇”之美誉。这样的她在温婉柔美上，更添了一份英气刚强。

然而她在台下，却又如同世间所有的女子，为生眷恋，为情偿还，为爱痴狂。大抵世间女子，一生的际遇，一世的动荡，都离不开一个“情”字。有才情的女子，也许以为看惯春花秋月，洞察世间冷暖，可以摆脱为情所苦的宿命，寻得那个温文尔雅，微风花雨中伫立的男子，一生一世一双人。到了最后，悠长的岁月抚不平脸上的皱纹，更抚不平心中的往事的时候，才会发现，一切以为能够自我掌握的情节，不过是前尘注定的故事。这些故事，都有着不同的名字，相同的脉络，永恒的结局。

邂逅了，遇见了，当时只道是寻常。而后相爱相思，相依相伴，互许互诺，莫失莫忘。但故事虽好，总有完结的一天，最后换来情到浓时情转薄，花开不同赏。

张爱玲开成了尘埃里的花儿，却只换来胡兰成燃起的半炷香；苏青的心化

作了石，化作了齏粉，用来祭奠十年悲剧的婚姻；石评梅吻遍墓前青草，也换不来再见爱人一面。当时只叹初见情钟，如今却忆桃花仍红。一人行走于恍惚的红尘中，遇到一个能并肩行走的路人，像是抓住了溺水的浮木，如献祭一样，交付全部真心与爱恋，丝毫不计自己的喜怒哀乐，满心只有对方的一笑一颦，流光水影。

很多人，很多事，也许不是谁对谁错，只是走着走着就散了。抓不住身边决绝的身影，只好拿着冰凉如水的华衾，换指尖残存的迷离。残霞断尾处，梦将醒，长恨已成空，空余一抹落花飞雨中。

世间仍有明白世事无常的女子们。她们有一些活得恣意飞扬，比如陆小曼，挥霍着时光，挥霍着钱财，挥霍着身体，更挥霍着徐志摩的疼与爱。有一些活得离经叛道，好似三毛，拒绝了繁华，拒绝了红尘，拒绝了一切，甚至拒绝了自己的生命。而有一些一生都在清醒地坚守，像林徽因，坚守自己的性格，坚守自己的选择，坚守自己的爱情，却在多年之后，无法坚守住世人的悠悠之口。

那么孟小冬呢？孟小冬就像她吟唱过的一折折戏，把最璀璨的部分都留在了别人的生命里。留在了余叔岩的“范秀轩”中，留在了梅兰芳的鹤影图上，留在了杜月笙的杜公馆里，留在了纸醉金迷的大上海，留在了朱明碧落的旧京华，留在了残存的海报和飘落的票根上，留在了黑胶碟片的传情声与惊心句里。然而最后的最后，她的一生爱恨情痴，惊艳绝才，不过是化作了净律寺那一方小小的墓碑上，那一行清字“杜母孟太夫人墓”。无父无母，无子无女，无字无传，无依无靠。

一朝红颜成枯骨，如果无人说，路过无数次，也不知这里长眠的竟是一代京剧冬皇。她只是一个人，静静地安然躺在这里。没有大红氍毹，没有胡琴吱呀，没有锣鼓喧天，没有搭戏人的婉转唱腔，更没有观众那如潮的叫好声。只有遇见水墨春光的欣喜抚慰，悠扬绵长的无穷寂静。只是那一切，一切生老病死，爱别离，求不得，怨憎悔，都已经过去了。

只是那一切都已经过去了。据说这是孟小冬晚年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。如

此平静的词句里，却蕴藏着一丝遗憾，几分踟蹰，如同在红尘中挣扎而不得解脱的旅人，如同繁花阅尽却落得满枝空的暮冬，如同爱而不得，念而心痛的世间女子。爱而不得，念却别离。生亦何欢，死又何惧？

相传，孟小冬晚年，每天都会点上三炷香。

一炷香。遥敬恩师余叔岩。他给了她地位。五年春秋的倾心指导，一点一滴的谆谆教诲，让她在菊坛备受赞誉，是梨园界公认的“余派传人”，名动全国。而小冬在余三爷故去后，“心丧无以报师恩”，多年不再上台。在之后的岁月，将师傅的一世功夫发扬光大，由她的弟子们源远流长。

二炷香。感念先夫杜月笙。他给了她名分。名分是世间所有女子最梦寐以求的东西。孟小冬尤甚。杜月笙尽心呵护了她数十年，慰藉了小冬一度冰枯的心。她并非不感动。杜月笙病重，她甘愿无名无分服侍一旁，温暖了杜月笙人生最后的岁月。杜月笙强撑病体也要给她的婚礼，让她此生心甘情愿地以杜月笙五姨太的身份生活、安葬。所有的故事，死亡才是真正的结束，而这就是最好的结局了。

三炷香。大抵是献给那个给了她爱情与悲伤的梅畹华了吧。说梅兰芳的故事，总想绕过孟小冬。说孟小冬的故事，却怎么也绕不开梅兰芳。如果没有在人来人往的后台多看你一眼，如果没有我奋不顾身的思念，如果人生只如初见，将是多么完美的眷恋。可惜一双璧人此生不复相见。相遇不能相伴，相见未曾相守，相爱无法相依，这就是此生最残忍的事情。

孟小冬一生七十高龄，在大红幔布后倾情吟唱过的故事数不胜数。她做了一辈子为他人讲故事的人。在那菊台上她指点江山，她垂眸挥泪，她嬉笑怒骂，她生死别离。都说戏如人生，对于她来说何尝不是人生如戏，而戏子入戏，一生天涯。盛世繁华，尘世如画，点缀了谁的风采，渲染了谁的年华？

她一生的故事，多到讲不完，只是，弦断，有谁听？不知人生最后的十年，幽居台北的小冬几番梦回，念起自己绚烂绽放的一生，会回想起哪个刹那？

也许到那时，她已经不去想念前尘旧事，只有细水长流的淡然。往事浓淡，

卿自清，情还轻。经年悲喜，景如镜，净且静。红尘之中，有谁，能够安静地倾听完你一生的故事？谁都期望，有人能在长夜退去，太阳升起的时候，静静品味你的悲喜，离合，失落与期待。也许孟小冬有生之年，未曾遇见这样的一位有心人。而在百年之后，有一些人仿佛明白了她。明白了她对感情的执着，对爱情的决绝，对恩情的回报，对人生的失望。明白了她只想做一个美好的女子，并且相信海誓山盟。不知道她在天堂之上，看见这一群明白她的人，是否会略感欣慰呢。

当然，也许在孟小冬的记忆中，她的一生，一切最好从未结束，抑或最好是一切还来不及开始，那么我们也用不着悲伤。

第二折 冬临伊人如芳兰

说来奇怪，我对旧时上海的第一印象，并不是纸醉金迷的繁华外滩，也不是妖娆多情的天涯歌女，而是王安忆笔下上海的弄堂。他说，上海的弄堂是城市的背景，天暗灯起，所有光亮的部分如同国画中的点和线，而在那光后面，是大片大片的暗。将整个大上海填满的暗，就是上海的弄堂了。

是的，暗。如果世间都充满了光明，谁还需要星星？相对于十里上海滩的灯红酒绿，弄堂中飘摇昏黄的灯烛，才熨帖了我们的奔波流离。每一条曲折蜿蜒的长巷，都有半开的红窗，透露出微小而幸福的暖光，便是那城市眉梢眼角的一点朱砂。绿雨洗桔花，暖风轻拂湿天涯，杜鹃鸣云霞。芸芸众生，万里残霞归旧家，何不让我们把这旧家风景，写成闲话。

现在的我们，坐在繁花菱窗前，点一炷染香，煮一盏清茶，享受这浮生半日的闲情逸致，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，百年前内忧外患的中国。那时的人们，车马劳顿，流离失所，唯愿至亲安康，在漫天的战火中躲避世事的分拆离乱。我们的情愫大多来源于想象，如何能够跨越如此波澜壮阔的时空间隙？饥肠辘辘，困顿萧索，何以家国天下？没人能感同身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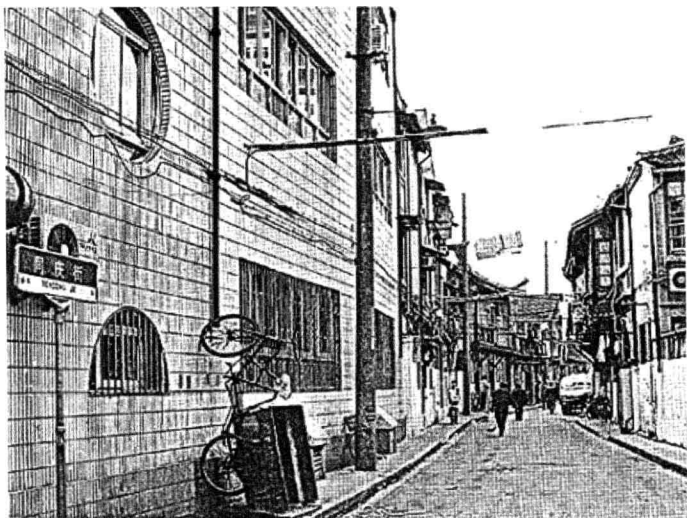
那一页页恢弘而沉重的历史却永远存在。二十世纪初，青筒里风云诡譎，现实中人生变幻。我们徒然地伸出双手，却抓不住那些虚幻的厚重，只能看见浩荡的江湖，沉溺一切对的错的故事。戎马英雄伫立于荒山征尘，耗尽一生寻找国家流浪的方向。无名百姓倒在了暗夜古道，一腔碧血换那到不了的远方。天下苍生，念于乱世，颠沛流离，一滴清泪掩一抔黄土。恐惧，为了生；幸福，为了生。生而独叹，血染夕阳，泪洒清江。

幸而历史总归有存在的痕迹，它不会任由人打扮成花枝招展的小姑娘，掩盖了本来的眉目。时间是最温情的等待，更是最残忍的刻刀，它让一切被掩盖的事物展现出本来的模样。

这个世上，两件事情，我们只能承认自己无能为力。生与死。就算此生荆棘遍布，跌跌撞撞，只看见浊世冷酷的模样，生命的诞生依然是一件喜事，不管你出生于阡陌农舍，还是帝王之家。父母亲单纯的希冀与疼爱，浇筑出不染纤尘的朵朵清莲。粉雕玉琢的婴孩，在母亲的怀抱里满足地闭着眼微笑，这柔软的小小世界，便是他此刻能拥有的所有希冀。

1907年的12月9日，农历丁未年十一月十六日。在上海民国路（今人民路）同庆街观盛里（今观津里）的一条小弄堂里，纷纷扬扬的雪花也掩盖不住一个生命的诞生。匆匆过路的人也许会不时朝路边的小阁楼里望去，谁家弄璋弄瓦？有人说出生而啼是因为人的一辈子注定受苦，若婴儿为了悲苦流离的一生先流干了眼泪，是不是这漫漫人生路便可少了些苦难动荡，多了些欢乐时光？

这个有着清亮哭声的女婴，便是孟小冬，中国戏剧史上一代坤伶老生，被广大戏迷票友盛誉为“梨园冬皇”。当然，此时她的父亲孟鸿群，母亲张氏云



孟小冬出生地 上海同庆街观津里（原载于《梨园冬皇——孟小冬传》徐锦文著）

鹤，不会想到她日后的大红大紫，只沉浸在她出生的喜悦之中，唯愿小冬一世平安喜乐。

世事不过是宿命设下的一个个局。西方的人们看星星，看茶叶，试图解释红尘纷扰，世道苍凉。而中国民间则习惯从属相，掌纹，八字上解释宿命，仿佛这样就掌握了幸福的秘诀。跟随这些秘诀亦步亦趋，就能融身在遥不可及的俗世里，有着超脱的宁谧。比如“鸡狗不到头，白马犯青牛。羊鼠一旦休，龙兔泪交流。”不知道恪守这样的信条是否会让人获得由衷的安心，如果没有遵守，那些个身世浮沉雨打萍的风雨飘絮，只能归根于宿命，白头相逢泪满缨。

有一种说法让小冬父母无法抑制地惶恐。“腊月羊，守空房”。为避开这句预言，他们改称小冬是1908年出生，希冀逃过这冥冥之中，翻云覆雨的手。然而，命运总是无情的与人开着玩笑，该发生的一切，仍然发生。万般故事，不过情伤。一代冬皇也许年轻时不信宿命，不信因果，觉得自己有大把青春，可以与时光抗衡。可叹她依旧未能逃脱宿命的掌控，就算日后红遍大江南北，依

旧无法改变自己情路的一世悲歌。

孟小冬，本名令辉，乳名若兰。北京宛平人，原籍山东济南府。因生于冬月而取艺名筱冬，后改小冬，流传至今。晚年自署“凝晖阁主”。

她让我想起了李白的一首古风。“孤兰生幽园，众草共芜没。虽照阳春晖，复悲高秋月。飞霜早淅沥，绿艳恐休歇。若无清风吹，香气为谁发。”在那个动荡疏狂的年代，一枝舒展于茫茫人海中的孤独芳兰，尽情让每一寸肌肤都沐浴在清风朗月之中。越美丽，越不可留。到了最后，清冽水雨安抚她寂静的过往，空里流霜带走她生的气息。她的情感失落于山川草木的相逢，最终只能悄然为自己开放，为自己舞蹈。跌宕歌词，纵横书卷，不与遣年华。

小冬出生于梨园世家。“世家”有时与“宿命”一样，带有一种无法选择、无从逃离的意味。不能够选择生的我们，从某种程度上，的确无法选择我们的命运。子承父业不是一句玩笑话，它隐约述说着生活对我们的桎梏。“养尊处优”这四个字更是触目惊心，云端之下的我们仰望碧空，无法揣测那些安居于九天之上的人们，如何锦衣玉食，如何在须臾之间挥霍我们数年的血汗。俯仰之间，半生已定，万籁俱静。

清代以来，规定伶人的后代只能是梨园弟子。残酷的法则，搭建起千百年的歌舞升平，蝼蚁之命的人们则毫无反抗的缘由。红尘中，似转蓬，这春过夏来秋又冬。听一声报晓鸡，听一声定夜钟，断送的他世间人犹未懂。无从选择。从孟小冬出生的那一刻起，我们似乎就看见一条隐约而残酷的脉络，将她带往可知又不可测的未来。

小冬的故事要从她的祖父孟七开始讲起。孟福保，排行第七，又名孟长七，艺名孟七。孟七祖籍山东济南府，老徽班出身，擅演武净兼武生。看到这里，也许就是一出顺遂而生的戏，娶妻生子，梨园弟子白发新，此时云淡风轻，谁知身后巨浪滔天。乱世之中，每个人都是随波逐流的鱼儿，在哪里，做什么，很大程度上都身不由己。

1853年，洪秀全攻陷南京，改为天京。孟七参加了太平军。凭着自己的梨

园幼功和一身武艺，他被分到英王陈玉成主办的同春戏班当教师。这种军中的戏班颇为有趣，不但要与袍泽一同练武习艺，暇时还要以丝竹管弦为娱。

太平军起兵十余年后，终究难逃败亡，天京失守，洪秀全病逝，余部惨遭围剿。蔽日的尘埃洋洋洒洒，曾经冲锋陷阵、振臂呐喊的人们，终都远去。捡回一条性命的，如梦初醒，潮水般回到故乡；那血里、泪里的尘埃滚滚，只是一场以天为庐、以地为场的踏歌大戏。同伴的热血溅在脸上，默默擦去，毕竟只有活着，才是永恒的话题。1864年，在太平军中辗转十余年的孟七，重操旧业，北上京城，与大名鼎鼎的杨月楼等同班演出。1870年之后，南下上海，在丹桂园登场。孟七在上海颇受欢迎，时有评论曰，“孟七扮相威武，台步庄严，嗓音清朗，武技纯熟”。^① 在此之后，孟七慢慢退居幕后，安心培养自己的七个儿子。他的一番苦心终没白费，七子之中有五子秉承父业，身手不凡，各有奇才。这才有了梨园世家孟家的故事。

小冬的父亲孟鸿群，是孟七的第五个儿子。他并不是五子中最出众的。最出众的要数小冬的三伯父孟鸿荣，艺名“小孟七”，红得最早，名声最大，可惜天妒英才。当年的老戏迷、剧评家李浮生曾这样撰文评说：“说实在，小孟七乃属实至名归，他的盛名早于麒麟童（周信芳），如若他能多活几年，那么坐南方文武老生第一把交椅的，很可能是小孟七，而非麒麟童了”。^② 小冬的大伯父鸿芳、二伯父鸿寿，六叔鸿茂都曾经红极一时。孟鸿群也擅长文武老生以及武净，而他最大的成就可能就在1912年的上海，和一代“伶界大王”谭鑫培配戏。

小冬出生在这样的人家，不知该说是幸运还是不幸。年幼懵懂的她，也许觉得“拿大顶”只是一种有意思的游戏，却无法摆脱当游戏变功课，累极也要咬牙坚持下去的苦痛。在没有选择的时候被迫选择，多么残酷。

坊间一度有传言，她并非孟氏之后。来源是她晚年居于香港时，对挚友的

① 引自《梨园冬皇——孟小冬传》，徐锦文著。

② 引自《孟小冬：氍毹上的尘梦》，万伯翱、马思猛著。